

廣弘明集

冊三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辯惑篇第二之七

箴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

箴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老子在周爲守書藏

吏如今祕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羲農上帝與之合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
箴曰周公孔子並是國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爲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雖可聖有先後道

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尙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

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

命以報讎

箴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也

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

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

箴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

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實羽翊之奏本虛事太過矣

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

箴曰州吁叔段不能

守道夏桀殷紂唯事貪求

寵辱若驚職參朝位

箴曰潘崇羿浞未肯若荆山鼎上驚季氏陽貨亦居朝位

攀附昇龍候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

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蓋是二皇之世

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而無胡佛故也既

稱無佛亦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傳毅對詔辨曰胡神來傳毅豈知

有佛量已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後漢中原未之有信辭太過

魏晉夷虜信者一分既謗言夷虜中夏是誰矣竿融託佛齋而起

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聚呂光征還符主國破

遂居河右霸在涼州亦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靈出於末劫

不內僧叛居西土也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摺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

摺紳遵忍辱之服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汝蛙聲

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造生

失香仰面唾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天之業種勞役工匠獨坐泥胡

僧之偽衆鐘曰鳴百練之神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信心之

耳目發貪癡之貨賄也

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

女工羅綺造續命之旛巧匠金銀起碎身之塔也

杭梁麪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

胡神之堂

箴曰杭梁米麪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

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

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箴曰朝廷稽古捨俗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

伏惟陛下定天門之

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

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箴曰原教所由示人

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

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箴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

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也已歲月不除姦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

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箴曰圓丘南郊不免殺牲谷豈如佛戒不殺爲先校

量是非斷可知矣

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

竺

箴曰緣感則興事濟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

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

租避役之曹恆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

箴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典

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爲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違損處深理不可也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

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義皇之民

箴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義皇之民鼓腹而臥

聖明在上豈信崔皓姜斌之詞者

臣奕誠惶誠恐

箴曰事君盡忠言而有所信聞奏不實罪有所販誣罔國家終須伏劍

豈誠惶誠恐能了者矣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箴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

可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傳奕廢佛僧事

并啓

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
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黷
四海沸騰波震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
烽燧時警羽檄竟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
實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
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陵夷
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
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

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
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
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奕所上之事披覽未徧五內分崩尋讀始周
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
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
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
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
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
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
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
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

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躋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按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現夜明如日卽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徧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實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

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按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

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突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旣褻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按孔子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

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
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
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
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
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
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又云
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
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
遮止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
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
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
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
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靈寶
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兩手抱持而

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曰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徵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云於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繞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

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
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
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
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
也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
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
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
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
不從行業所致也按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
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
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
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
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

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僞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詠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

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按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於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結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是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按史記歷帝紀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割母胸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托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閼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按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

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

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

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於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

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

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

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堯上射九

日落其鳥羽

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

大澤殺九嬰於汭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

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

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